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海外美人

陸梅舫，汀州人。家擁巨資，有海船□餘艘，歲往來東南洋，獲利無算。生平好作汗漫遊，思一探海外之奇。請於父母，不之許。娶妻林氏，都閩之女公子，精拳棒，得少林指授，能御健男子數□人，當之者無不辟易。每逢海舶南還，輒述海外奇聞噩事，心為之動。於是夫婦時談出洋之樂，躍然期一試。數年間，生父母相繼逝。服闋，即招舵工集議，謂孰長於風雲沙線，孰稔於經緯輿圖；既選人，又選舶，謂孰堅捷便利，衝涉波濤。眾舵工進言曰：「與乘華船，不如用西舶；與用夾板，不如購輪舟，如此可繞地球一周而極天下之大觀矣。」生啞然笑曰：「自西人未入中土，我家已世代航海為業，何必恃雙輪之迅駛，而始能作萬里之環行哉？」

爰召巧匠，購堅木，出己意創造一舟：船身長二□八丈，按二□八宿之方位；船底亦用輪軸，依二□四氣而運行；船之首尾設有日月五星二氣筒，上下皆用空氣阻力，而無藉煤火。駕舟者悉穿八卦道衣。船中俱燃電燈，照耀逾於白晝。人謂自剝木之制興，所造之舟，未有如此之奇幻者也。

擇日出洋，親朋咸來相送。生設宴高會，珍錯羅列，酒酣，擊鐵如意而歌曰：

天風瑯瑯兮，海水茫茫。

招屏翳而驅豐隆兮，縱一葦之所杭。

我將西窮歐土兮，東極扶桑。

瞻月升而觀日出兮，乘風直造乎帝鄉。

歌聲激越，如出金石。女亦拔劍起舞，盤旋久之，眾皆見劍光而不睹人體，萬道寒芒，逼人毛發。須臾，劍收人現，仍嫣然一弱女子也。眾皆撫掌稱善。既入大洋，颶風忽發，船顛簸不定。生命任其所之，冀逢異境。

經六七晝夜，抵一島，島中人皆倭國衣冠，椎髻闊袖，矯捷善走。男女皆曳金齒履；女子肌膚白皙，眉目姣好，惟畫眉染齒，風韻稍減。見生夫婦登岸，群趨前問訊，語啁啾不可辨。挽生同行，入一村落，古柏參天，幽篁夾路，一澗前橫，渡以略，隔澗茅廬四五椽，頗似中華宇舍，餘皆板屋。眾過橋叩門，一老者扶杖而出，詰眾何事。眾指生夫婦，令老者與之語。老者自言曾至中國，讀書京師□餘年，南北方言，略有所曉。問生從何處來。生具告之。邀生至其家小憩。眾漸散去。有一二狀似官長，隨老者俱入。坐甫定，即有小鬟跪進杯茗。杯甚小，茗作碧色，味甘。

老者謂此為日本外島，歲時貢獻。明季有三貴官乞兵至此，久留不能去。一官日禱於神前，願作長人以殺敵。一夜，其身暴長，狀如巨靈，人見之，悉驚走。後三人俱服藥死。既死而身不朽，遺命建一亭於通衢，置屍其中，四面但有欄而無窗櫺，俾行道過彼者，皆得入而瞻仰，有以一瓣香誠心來拜者，吾三人陰靈有知，必起而答拜。生請一覘其異。老人遂導之往。果見三人皆明代服飾，中一人軀幹瑰偉，彷彿似今之徽州詹五，生遂肅然伏地。中一人半起其身，合手作禮，生與老者俱懼而奔。問老者以三人姓名，則曰：「代遠年湮，無從考矣。」

生居島中□日，一夕，西風大作，遂掛帆行，飄至馬達嶼泊焉。登岸遊行，見一處築高台聳霄漢，男女圍觀者甚眾。生夫婦亦前而薄觀之。台上南面坐者，以赤錦纏頭，窄袖短衣，衣上悉綴以寶石、火鑽，光怪陸離，璀璨耀目。其人面作鐵色，年約三□許。台上有扁，梵字英書並列，生不解，問之同立華人，方知為與人鬥力，勝者界以黃金百兩。俄聞台下樂作，操琴已三疊，請眾往角。女擅袖欲登，生曰：「未可也，試觀來者，則知其伎倆優劣矣。」先一粵人，後繼以閩人，皆一舉手即僕。旋有西服者，上體頗猥瑣，而舉動迅捷，其伏如鼠，其進如猱。眾曰：「此日本教習師也。短小精悍，名下固不虛哉。」相持一時許，一足中日人要害處，顛去只有咫。於是台下大嘩，樂聲又作，音韻激揚，若賀其成功者。女曰：「我當為日人一吐氣！」聳身竟上。台上人見一中華女子，駭甚。各占一隅，悉生平藝力，兩相搏擊。女猝飛纖足，中其膺，其人蹲地嘔血。女謂其德甚將死，近前視之，不意遽躍起丈許，以雙手扼女之喉。女內則運氣，外則亦以雙手緊抱其人，頃之，俱殞。生登台收其屍，則呱呱一聲，嬰兒出自■中，蓋女懷妊已七月，至是用力過甚而胎遽墮也。幸兒尚生，抱之回舟。見一廣額虬髯者立於舟側，謂生曰：「此兒非凡器，可付我撫育之，二□年後，當見君於羅浮山麓。」生視其貌，知其為異人也，立昇之，飄然竟去。舟人舁女屍葬於高邱，樹石碣曰：「中原陸孺人林氏之墓。」生既喪妻，影隻形單，淒然就道。

長年林四，妻之遠族兄也，謂生曰：「聞西方多美人，俗傳有女子國，距此當不遠，盍於海外覓佳麗，且減愁思，當有妙遇。」測定羅針，逕向西行，月餘進地中海口，地名墨面拿，意大利國之屬土，即史書所稱為大秦者也。甫泊舟，即有求售珊瑚寶石者■至。覓寓解裝，為遊歷計。寓中多婦女，長裙曳地，羅袂生香，手中均操箏琴琵琶諸樂器，詢之，皆樂工也。午餐既設，眾樂畢奏，鏗鏘聒耳。座客稿以銀錢二三枚。自生聞之，異方之樂，只令人悲耳。

越日，有一別國巨舶來泊生舟旁，生視船中指揮作者，華人也。其人見生中土裝束，亦異之，與生懇懇通問訊，方悉客住漳州，固同鄉也。招生登舟。入內艙，在前奔走趨承者，皆美麗女子，粉白黛綠，盡態極妍。生向若輩伊誰。其人曰：「皆妾媵之屬，久充下陳，備箕帚而捧盤者也。」生不覺生豔羨心，曰：「天賜豔福，何修而得？」此客笑曰：「君欲之乎？當拔其尤者以奉贈。」即於左艙呼二女子出，曰：「君視此佳否？」問其名，一曰真真，一曰素素，並皆長眉入鬢，秀鬢承顛，媚態花嬌，豐肌雪豔，較前所見六七輩，尤旖旎溫存也。生不禁魂銷心醉，遽問需聘金若干，曰：「如此天仙化人，雖量珠□斛，索璧連城，亦未足多也。」客曰：「吳市看西施，尚須輸一金錢，此則不消破費半文，君但攜歸，置諸玉鏡台前，安心消受可也。舟中惟此二女為全璧，下體亦佳，餘則如習鑿齒之半人耳。」生聞言，索解不得。客曰：「君以為若輩美麗天生乎？抑人力乎？若輩皆產於羅剎國中，奇丑異常，無有人過而問者。前□年，其國天降男女兩聖人，能修人體，使丑者易而為美。其法：先制人皮一具，薄如紙絹，自上耳目口鼻，中至胸乳腰脊，下逮髀股足趾，無一不備，既蒙其體，與真逼肖，至於香溫柔滑，膩理靡顏，雖真者猶有所不及；平日從不去身，惟洗濯時一脫耳。子所見，皮相也；若露真形，定當嚇殺。修價不貲，錢少者僅得半體，其下依然醜惡。君所得者，實為完體美人，故以全璧呼之。」生恍然有悟曰：「此真海外奇事，聞所未聞。然不免視橫陳時如嚼蠟矣。」客又曰：「其國修人之法，但行於女，而不行於男，以修男者法未成而遽死也。今其國輒販女於遠方，人多見其美，而不知其出自矯揉造作也。」生聆此一席話，不覺毛髮盡戴，願還二美人不敢受。客曰：「君真愚矣！世間一切事，孰是真者？紅粉變相，即是骷髏，夜又畫皮，遂成菩薩，子將來必由此二女得悟大道。余倦矣，君盍歸休。」生甫舉足離舟，客已揚帆遽去。生返視二女，媚眼流波，嬌姿生倩，顧盼之間，自饒丰韻，日夕對之，彌覺其美。

既歸里門，即以二女為室，不復言娶。二女當盛暑時亦裸體，竊窺其浴，亦如常人，因疑客所述為戲言。惟生平從未一至羅浮云。